



“阿拉伯之春”的历史后果

——兼论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输出

李翠亭

摘 要：“阿拉伯之春”当初所引发的乐观情绪已经被普遍的幻灭和不满所取代。卷入这场“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日趋恶化的现状是对这场所谓的民主革命的强力讽刺。面对吉凶未卜的民主前景，中东民众对民主治国的有效性已经失去了信心。突尼斯日益恶化的局势、叙利亚内战的阴霾以及埃及社会的极度动荡，都对美国的民主输出构成了极大的反讽。

关键词：阿拉伯之春；美国民主输出；中东

被西方媒体乐观地称为“阿拉伯之春”的运动是指自 2010 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它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运动。这种运动先后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至今尚未结束，在局部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场运动已经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四个国家发生了政权更迭，埃及继而又发生了“二次革命”，推翻了首位民选总统。起初，包括阿拉伯知识阶层在内的国际主流舆论对中东地区的事态发展持乐观态度，预期西方民主在该地区将迎来明媚的春天，认为它是推动阿拉伯国家的历史向前发展的正向行动。然而，3 年的事态发展证明，各当事国不但没有看到政治方面的稳定与开明、经济方面的发展与繁荣、人民生活的富足与安康，反而目睹了该地区各种矛盾的激化与升级，亲历了前景未卜的动荡与混乱，承受了生活条件的不断恶化。“阿拉伯之春”似是一夜之间燃遍西亚北非地区的熊熊大火，其爆发之突然、影响之深广、势头之迅猛引发了全世界政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并促使世人不得不重新审视“阿拉伯之春”的历史后果。

一、“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不是一场偶然的社会政治运动，而是有关国家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产物”^①，它离不开美国一贯奉行的民主输出战略。可以说，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政府支持下的非政府组织的幕后助推是“阿拉伯之春”的重要诱因。

（一）阿拉伯之春的诱因

虽然发生在突尼斯的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事件是整个“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但导致阿拉伯动乱的深层原因却是阿拉伯各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从内部因素讲，它一方面是各国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矛盾长期积聚发酵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人口结构年轻化和信息技术普及化的结果。从外部因素讲，它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输出民主价值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国际环境影响的结果，尤其是 2008 年以

^① 杨值珍：《“阿拉伯之春”对中国的影响及启示》，载《江汉论坛》2012 年第 9 期，第 71 页。

来殃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经济恶化和民生困境。

1. 国内原因

国内政治因素。阿拉伯国家民主政治发展水平偏低,长期实行专制统治,其僵化的政治体制已经跟不上政治全球化的时代。“在现在的 22 个阿拉伯国家中,君主制国家有 8 个,占全世界君主国总数的 1/3,且都是君主拥有实权的绝对君主制或二元君主制。”^①其他国家虽然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民主选举,但基本上局限于表面形式,而且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不受任期限制,实质上可谓是独裁统治,有的国家甚至出现了家族统治^②。再加上一些侵犯人权、政府贪腐、经济不振、就业艰难、民生凋敝等现象,导致了民众“求变”的强烈诉求,促成了反政府运动的一触即发,星火燎原。

国内经济因素。近几十年来,除了海湾产油国比较富足以外,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如经济增长缓慢、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化程度不高、贫富分化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外贸以出口资源为主等等。即便在产油国,也存在着财富分配不均、失业率偏高及贫困现象严重等问题^③。贫穷和不平等是产生社会动乱的温床。

另外,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日趋加深的的环境下,弱小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风险的能力通常较弱。一些阿拉伯国家也就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源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经济困境,人民的生活保障受到了威胁,民众的群体怨愤便聚焦于本国政府,因而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阿拉伯的人口结构日趋年轻化,但政府提供的就业岗位却满足不了年轻人的就业需求,因而,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便成了这场反政府运动的主角。他们受过一定的教育且熟谙网络,充分利用了现代移动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社交媒体,而现代通讯技术和互联网媒体也是美国进行民主输出的工具。大批年轻人深受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关于本国对西方民主的适应性问题缺乏本质的认知,盲目尊崇美国的民主制度,因而成了美国进行民主输出的帮手。

2. 国际原因

美国历届政府都不曾忽视“民主输出”战略,小布什政府更是把民主输出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力图改变中东国家的“颜色”,使之纳入以美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为主导的“一统天下”,从而为美国谋求自身的利益创造便利条件。冷战后,东欧和苏联发生了剧变,西方民主似乎取得了全球性的胜利。美国在此大背景下推动中东国家进行了有限的宪政改革。“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政府推出了“大中东计划”,试图对伊斯兰世界进行进一步的民主改造。虽然美国的民主输出计划没有收到满意的效果,但它在中东地区广泛传播了美式民主理念,这为以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民主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信息技术的全球化在中东地区造就了一个强大的能运用新技术、易接受西方观念的青年群体。

美国通过政府支持和非政府组织唱主角的公共外交手段,长期以来一直掌握着影响全球化发展进程的主导权。它把本国的民主赞誉为“山顶上的亮丽城市”,不遗余力地向世界推广美式民主,甚至不惜为此发动战争。美国的民主输出在世界上所谓的非民主国家一直占据着不可忽视的战略优势。

那么,美国在“阿拉伯之春”中扮演背后推手的角色了吗?出版于法国的《阿拉伯革命背后隐藏的一面》一书指出,外部势力在背后起到了决定性的助推作用,美国是主要策划者,另外还有海湾及部分欧洲国家。该书以翔实的材料揭露了美国为助推阿拉伯反政府运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包括大力支持非政府组织,培训中东地区的反对派骨干分子,等等。美国虽然没有精细地谋划中东地区的“革命”运动,但之前已为助推这场动乱做了好几年的准备工作。一些以“输出民主”为神圣使命的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推动了中东地区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革命”。其中,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全国民主基金会(NED)、国际共和学院(IRE)、全国国际事务民主研究会(NDI)、自由之家(FH)、开放社会学院(OSI)等,也是 21 世纪初曾经操控东欧及前苏联各国发动“颜色革命”的功臣。这些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通过网络空间培训了一批网络高手,通过实地引导的方式培训了一批熟练掌握街头非暴力斗争方式

①王猛:《阿拉伯国家剧变与“威权政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 年第 7 期,第 41 页。

②杨值珍:《“阿拉伯之春”对中国的影响及启示》,第 71 页。

③黄民兴:《世纪震荡: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的原因和前景》,载《回族研究》2011 年第 3 期,第 9 页。

的骨干。另外,美国媒体积极宣扬美式民主的优越性,鼓动民众走上街头。阿拉伯的反政府运动爆发后,美国媒体又渲染“革命”的“自发性与积极性”。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引导下,阿拉伯反政府者被鼓吹为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而政府则几乎被贬低成了“刽子手”。这种宣传导向对阿拉伯动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①。这场政治运动的发生和蔓延都离不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或明或暗的介入和助推。在利比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军事介入,是卡扎菲统治最终被推翻的重要因素。在埃及,美国的政治干预加剧了该国的紧张局势。

二、阿拉伯之春的历史后果

总的来说,“阿拉伯之春”产生的历史后果是多元的。它直接迫使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亚的卡扎菲、也门的萨利赫等领导人先后下台。中东地区伊斯兰政治力量借民主运动引发的混乱局面迅速崛起,得以在政治舞台上扮演各种强势角色。西亚北非地区的乱局必然产生外溢效应,必然殃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稳定。突尼斯、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的政治和社会陷入了极度的乱局,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希望渺茫。民族分裂日趋加剧,教派争端快速升级,血腥仇杀接连不断。严酷的现实打消了当初阿拉伯动乱所激发的乐观预期。以发展民主、振兴经济、改善民生为预期的“阿拉伯之春”已幻化成了冷酷无比的“阿拉伯之冬”^②。

(一) 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

“阿拉伯之春”首先危害的是该地区的安全局势。饱受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宗派大决战摧残的中东地区的前景吉凶难卜。混乱是永远的威胁,给世界和平也带来了危险因素。目前西亚北非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在新的稳定秩序建立之前,该地区将一直非常危险,不仅对当地人民是如此,对邻国和世界都是如此。中东地区尤其是黎巴嫩和约旦人民极怕叙利亚的暴力扩散到邻国。2012年皮尤民调数据显示,表示“很忧虑”的受访民众在黎巴嫩占95%,在约旦占80%,在土耳其占62%。涌入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在2013年5月已接近30万人^③。况且,“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陷入了一连串的动荡。叙利亚的内战危机以及埃及军事政变以来政局和民生水平的恶化,都预示着中东地区正处于十分危险的困境^④。这对美国倡导的“民主和平论”无疑是一种不小的讽刺。

(二) 突尼斯的全面幻灭

突尼斯是“阿拉伯之春”的发源地。突尼斯民众由于对国家现状失望,掀起了“街头革命”的浪潮。但“美丽的”民主之花结出的却是苦果。根据官方统计,突尼斯2012年第一季度的失业率是18.1%,比2010年末的14%提高了4.1%^⑤。在突尼斯,中产阶级的生活压力很大。

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3月的民调数据显示,在突尼斯,当初民主浪潮所引发的乐观情绪已经被强烈的幻灭情绪所取代。多数突尼斯民众对过渡政府持不满态度,在公众的眼里执政党及其对手的形象都普遍恶化了。另外,民众对司法体制持正面看法的人数也在不断减少,教派领袖在他们的心目中也失去了昔日的威望。八成以上的民众(81%)认为“阿拉伯之春”后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半数以上的受访者(52%)认为国家的局势比本·阿里在位时明显变糟糕了。七成以上的民众(72%)对民主制度深感失望。认为国家境况正在好转的民众只占1/3。绝大多数民众表示,他们宁愿选择稳定但不民主的政府,而不愿选择民主但不稳定的政府。这与2012年的民调数据相反,当时人们的态度还是宁愿舍

①姚立:《美国是“阿拉伯之春”的背后推手》,载《光明日报》2013年1月10日。

②于颖:《阿拉伯学者谈对“阿拉伯之春”的看法》,载《当代世界》2013年第3期,第48页。

③Pew Research Center. “Widespread Middle East Fears that Syrian Violence Will Spread”, <http://www.pewglobal.org/2013/05/01/widespread-middle-east-fears-that-syrian-violence-will-spread/>, 2013-05-01.

④Javier Solana. “Waking from the Middle East Nightmare”,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hange-in-iran-and-the-future-of-the-middle-east-by-javier-solana>, 2013-08-30.

⑤Tobias Schumacher. “The Roots of Arab Anger”,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online-commentary/islamist-benghazi-protests-arab-spring-libya-egypt-by-tobias-schumacher>, 2012-09-28.

弃稳定也要选择民主^①。这表明突尼斯人经历了巨大挫折之后已经从盲目尊崇西方民主制度的梦魇中醒悟过来了。

(三) 叙利亚变成中东政治动荡的“重灾区”

叙利亚爱国反对派自 2011 年极端主义者操纵和平示威以来便一直存在,随着武装冲突的不断加剧,叙利亚局势一片混乱,伤亡人数不断增加。随着叙利亚内战的推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于武装反对派的态度踌躇不定。总统巴沙尔的政权不乏残暴,一些反对派的做法比巴沙尔政权更为野蛮。据联合国估计,在过去两年的战斗中,叙利亚安全部队已有 15 000 多人死亡,反对派已有 10 000 余人丧命,平民丧生的人数高达 45 000 人。联合国谴责双方军事集团犯有谋杀、绑架、虐待和使用童兵等罪行^②。在军事冲突和政治混乱的环境下,叙利亚人民不可能过上民主、祥和的日子。因而,叙利亚被视为中东政治动荡的“重灾区”之一^③。

(四) 埃及危机不断加深

穆巴拉克被民主浪潮推翻后,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政策失误较多,无力改善经济,因而,执政一年就被军队和“街头政治”推翻了。在“二次革命”前,只有 29% 的受访民众还保留着对穆尔西政府的信心。2013 年 6 月,多数埃及受访民众认为,自从 2011 年穆巴拉克辞职以后,选举舞弊变严重了。民众不得不承受严重的政治动荡,因而对民主机制渐渐失去了信心^④。埃及的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失业率高达 13%。社会分裂严重,社会治安混乱,宗教、族群争斗不断,民众频频上街游行示威。2012 年埃及目睹了 9400 多次游行示威,2013 年以来,游行次数平均每月不下 1140 次,且大多伴随暴力冲突^⑤。根据盖洛普 2013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数据,80% 的受访民众认为国家的经济状况比穆巴拉克执政时明显变糟了。认为生活状况良好的民众只占 9%^⑥。根据以色列前任外交部长什洛莫·本-阿米(Shlomo Ben-Ami)的预测,在可预见的未来,埃及可能没有哪个政党能够民主执政,埃及动荡的恶果还有可能进一步展现^⑦。

三、阿拉伯之春对美国民主输出的反讽

“阿拉伯之春”的前因及后果构成了对美国民主输出的反讽。所谓“民主输出”,主要是指美国以自己的民主模式为标准衡量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行为与文化传统,并认为美国有义务和责任将美国的民主制度推广到世界各地,从而促进与美国文化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向着美国规定好的方向运行,最终实现美式民主体制的一统天下^⑧。美国的民主输出既受现实主义主导又受理想主义驱使。基辛格曾在《大外交》一书中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皆准的”^⑨。中东地区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法国战时石油局局长亨利·伯伦格曾断言:“谁占有石油,谁就占有了世界,因为它可以用柴油统治海洋,用高度精炼的石油统治天空,用汽油和煤油统治陆地。”^⑩老布什曾指出,石油是“真正重要的利害关系”,是“全世界动作的关键”^⑪。中东地区除了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以外,还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因此,美国必须插手该地区的事务,控制该地区的力

① Pew Research Center. “Tunisians Disaffected with Leaders as Conditions Worsen”, <http://www.pewglobal.org/2013/09/12/chapter-3-faith-in-democracy-waning/>, 2013-09-12.

② Ribal al-Assad, “Syria’s Hijacked Struggle”,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he-contradictions-of-syria-s-civil-war-by-ribal-al-assad>, 2013-04-29.

③ 陈双庆:《叙利亚局势及其未来走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1 期,第 43 页。

④ Mohamed Younis. “Egyptians’ Views of Government Crashed Before Overthrow”, <http://www.gallup.com/poll/163796/egyptian-views-government-crashed-overthrow.aspx>, 2013-08-02.

⑤ 刘宝来:《冷眼看埃及当前变局》,载《红旗文稿》2013 年第 14 期,第 31~32 页。

⑥ Mohamed Younis. “As Morsi Ousted, ‘Suffering’ Shot Up in Egypt”, <http://www.gallup.com/poll/163877/morsi-ousted-suffering-shot-egypt.aspx>, 2013-08-08.

⑦ Shlomo Ben-Ami. “The Arab Wars of Religion”, Project Syndicate,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gypt-and-the-struggle-for-arab-democracy-by-shlomo-ben-ami>, 2013-08-05.

⑧ 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第 406 页。

⑨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 1997 年,第 3 页。

⑩ 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第 42~43 页。

⑪ 王京烈:《动荡中东多视角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第 27 页。

量,使该地区在美国政策的牵引下为美国所用。

（一）民主推进使中东极端宗教势力加速蔓延

“9·11”以来,美国对部分中东国家内政的肆意干涉,削弱了当地的反恐力量,给极端宗教势力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中东旧政权原本是镇压极端宗教势力的中坚力量,但美国的民主干涉,使中东世俗政权失去了威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权力真空,因而为极端宗教势力的蔓延提供了契机。国外宗教武装分子趁 2011 年中东的动荡局势,通过各种渠道涌入叙利亚和利比亚。已销声匿迹的利比亚主要圣战组织“伊斯兰战斗团”趁政治动荡卷土重来。的黎波里军事委员会主席贝尔哈吉和东部城市德尔纳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哈萨迪,都是“伊斯兰战斗团”的前领导人。

（二）“阿拉伯之春”体现了美国民主输出的不合法性

“阿拉伯之春”似乎预示着民主将在中东地区开花结果,但事实远非如此。以埃及为例,穆巴拉克被推翻两年后,埃及民众对他们所谓的民主感到极为不满,停滞的经济和喧闹的街道使他们感到前景黯淡。认为国家正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民众越来越少,从 2011 年的 65%降到了 2013 年的 30%。认为经济处于恶性状态的占大约 3/4。影响中东局势的最主要的外部力量是美国。从 2009 年的开罗演讲以来,尽管奥巴马为提升美国形象已经在阿拉伯国家付出了不少努力,但美国在埃及的支持率一直下滑。尽管不少人表示拥护民主,但很少有人表示愿意和美国保持紧密关系^①。盖洛普 2011 年 12 月的民调数据显示,46%的受访民众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干预利比亚内政,73%的受访民众怀疑北约支持革命者的真实意图并非为了捍卫民主。这与盖洛普 2008 年的民调数据 75%大体一致。他们一致认为华盛顿只支持对美国的能源和安全利益有利的“革命”运动^②。

美国试图软硬兼施地对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强行移植美式民主,但这并不符合该地区的民意。如表 1 所示,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数据显示,受访民众在回答“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美国的民主理念”这个问题时,对美式民主表现出了明显的否定态度。除了以色列以外,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表示不喜欢美式民主的受访者超过了半数,在巴勒斯坦有时甚至高达 83%,在土耳其也高达 81%。

可见,虽然中东北非人民对民主具有相当广泛的诉求,但他们想要的并不是美国极力推广的美式民主。美国试图把美式民主当成万能程序移植到所谓的非民主国家,既不会有好结果,也不符合当地人民的意愿,因而也不具合法性。

政治伊斯兰势力在中东壮大,也是对美国民主输出的讽刺。中东北非的政治风暴代表着伊斯兰势力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影响力的日益强大。他们乘美国推进民主之势,先后在突尼斯、埃及、摩洛哥、科威特、利比亚、也门等国赢得了政权,从而改变了中东的政治版图。不过,他们乘“美式民主”之风,破“美式民主”之浪,力主独立,不与美国结盟,反对美国主导国际事务。这是美国不想看到的在中东推进民主的结果。政治伊斯兰的政治文化与西方水火不容,双方交往产生激烈的文化冲突。中东政治“伊斯兰化”,也就意味着美国价值观正日渐失去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美国的软实力难以在中东提升。

中东地区的民主化常常导致美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动荡中的阿拉伯社会,正日渐回归到一位法国社会理论家涂尔干所说的“机械性团结”之中,这种团结结构以“同质化”团体所带来的归属感为基础,

表 1 中东北非表示讨厌美式民主的人所占的百分比^③

国家	2002	2003	2007	2012
埃及	—	—	56	54
以色列	—	25	29	—
约旦	69	60	55	54
科威特	—	39	56	—
黎巴嫩	45	50	56	51
摩洛哥	—	—	51	—
巴勒斯坦	—	83	71	—
突尼斯	—	—	—	29
土耳其	50	71	81	73

①Pew Research Center. “Egyptians Increasingly Glum”, <http://www.pewglobal.org/2013/05/16/egyptians-increasingly-glum/>, 2013-05-16.

②Mohamed Younis & Ahmed Younis. “Opinion Briefing: Egyptians on the Arab Spring”, <http://www.gallup.com/poll/152879/Opinion-Briefing-Egyptians-Arab-Spring.aspx>, 2012-02-22.

③Pew Research Center. “Do you have a favorable or unfavorable view of the U. S. ?”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1/>, 2013-08-12.

以亲情和宗教为依托,与更具进步意味的“有机团结”迥异,后者依托的是个人的专业和职能关系^①。“阿拉伯之春”的后果,使西亚北非地区看到了民主“革命”带来的严峻现实,加剧了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仇恨,使得美国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形象和影响力严重受损。当初引发反政府浪潮的最根本原因是失业、贫困及其他经济困境。美国只帮助民众推翻了一批原政府,却无心也无力振兴经济、改善民生,任凭民众在混乱、贫穷、血腥的漩涡中挣扎,不在经济和社会稳定方面提供任何支持^②。2008 年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暴露了美式民主制度内在的缺陷,“阿拉伯之春”又凸显了美国控制国际秩序能力的弱化。美国无力为国际秩序的稳定提供公共产品,却只凭苍白虚伪的道德说教来显示权威,已经难以在中东及世界施展软实力了。伊斯兰宗教势力的强大势必影响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这并不是美国所希望的。

美国在中东地区输出民主的结局事与愿违地增强了伊斯兰的势力,加剧了阿拉伯国家的反美情绪。盖洛普民调数据显示,“阿拉伯之春”之后,多数阿拉伯国家赞成美国引领世界的民众人数趋于下降,其中,伊拉克民众赞成美国引领世界的人数从 2010 年的 36% 降到了 2012 年的 22%,降低了 14%^③。如图 1 所示。

冷战后,美国民主输出虽然从规模上助推了全球民主化进程,但就结果而言,民主在中东地区的践行整体上是失败的。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过于尊崇本国的价值观而忽视了美式民主的独特性和局限性,忽视了中东地区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对美式民主的不适应性和抵制性。

综上所述,美国把自己的并不具有普世性的制度向中东传播,这显然是错误的。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促使阿拉伯国家接受并不符合本国国情的制度模式,这显然是不道德的。中东国家主动或被动接受民主移植后造成了严重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这说明美国的民主输出是危险的。民主输出的这种错误性、不道德性和危险性足以否定其民主输出的合法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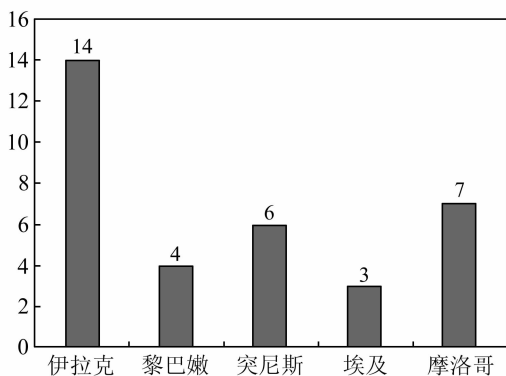


图 1 各国赞成美国引领世界的民众下降的百分数

四、结 论

“阿拉伯之春”的历史后果证明,西方的民主在西方国家行得通,在中东国家未必也行得通。其实,西式民主制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表现出了其巨大破坏力,这已经证明了它本身的严重问题,证明了它并不具有普世性。“阿拉伯之春”的不良后果是对美式民主普适性的否定,也是对美国民主输出合法性的否定。以人民的利益和意愿为主是全世界的普遍诉求,但实现形式需因国情而异,盲目移植西式民主体制,不理性地发动民主暴动,往往因环境不适而释放强大的负能量,从而破坏经济发展、造成社会动荡和民生水平下降。稳定才是国家强盛、民生福祉的基石,动乱只会“引狼入室”,造成国力衰退,民生凋敝。美国的民主输出在中东地区所起的作用可谓是祸国殃民,因而不但不能提升美国的软实力,反而损害了美国引领世界的形象,造成了美国软实力的明显下降。

● 作者简介:李翠亭,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美国学博士;河北 石家庄 050024。Email:licuiting04@126.com。

● 基金项目:2012 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2ZZ004);2011 年河北师范大学重点项目(S2011Z11)

● 责任编辑:桂 莉

①Sami Mahroum, “Democracy in Arabia?”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ntributor/sami-mahroum>, 2013-06-11.

②骆明婷、刘杰:《“阿拉伯之春”的人道干预悖论与国际体系的碎片化》,载《国际观察》2012 年第 3 期,第 25 页。

③Jan Sonnenschein & Mohamed Younis, “U. S. Approval Eroding in MENA Before Film Controversy”, <http://www.gallup.com/poll/157610/approval-eroding-mena-film-controversy.aspx>, 2012-09-24.